



史传文学的开阔性

□王哲珠

粹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有所敬畏有所认定有所骄傲,不管性格如何不同,却有个共同点,都带着高贵性。史传传统中的作品擅于提炼人物的这种高贵性,这个传统走过漫长的岁月,从最初记述历史大事件到后来叙说日常生活,从王侯将相到贩夫走卒,无不有属于自己的灵魂支撑点和底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对人最大的珍视。

但是到了当代,这个传统不再确定。当代一些文学作品里,人物并不重要,变得面目模糊,有些甚至成了符号。深入地描写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所受到的挤压,人物充满无措感,无奈、颓丧或抱怨,甚至扭曲变形,都有着貌似理所当然的借口,放弃为人的高贵感。这当然不单单是人物塑造的问题,我们对高贵不再确信,“高贵”这个词甚至包含了难以言说的嘲讽意味。

文章讲究经世致用,这是史传传统中极重要的部分,在这个传统中的作品希望发挥认知与教化作用,对社会有所交代与警醒,可以说有很大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或许也塑造了史传文学作品的开阔性,作者走出自我的小圈子,目光投向更广大的天地,有种下意识的责任感,少了自我呻吟与孤芳自赏。在当代文学里,这种开阔性与责任感变得淡薄,一不小心会成为私人的絮絮叨叨,甚至着迷于叙写灰色的自我世界。说得狠一点,周身笼罩着生活的灰尘,忘了人也有仰望星空的美好与贵气。

从另一方面说,史传文学擅于在事件矛盾中,通过语言、行动刻画人物,但缺少内心表达与冲突,这使人

物平面化、概念化,有些时候,人物甚至变成神一样的存在。当代文学中,对人物心理的叙写挖掘非常深入,更为尊重人性本身与心灵,这是很大的发展。史传文学过分强调社会性与教化性,也造成一种冷意和距离感,很难让人的情感参与其中。史传文学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力求给人以真实感的同时,又掩盖了具体个人的命运与情感真相,丧失了文学中极为重要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史传文学的结构也是相对固定单一的。这些方面,现当代文学自有其优势,最理想的是,两者相互补充,在继承中发展。

我个人看来,《红楼梦》是将这两者结合得极好的作品,它是超越于时代的,既继承了史传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又有当代文学中的优点,开阔而不失细腻,用奇特的想象写深沉的真实,凡常而不庸俗,我将之称为有血有肉的高贵,这种有血有肉的高贵是我的奢望。我仍然坚信高贵,正像前几天吴国盛老师在课上所说,人类有些很重要的东西,值得也需要呵护,我想,这是我们努力的远方。

处理好个人化与大时代的关系

□朱斌峰



随着生活方式碎片化与写作场域日常化,当下文学创作在“祛魅”的同时,已陷入私人化、零碎化、世俗化的困境,一些作家在回避时代的担当,在逃避价值的守望,或匍匐于日常生活的表面,或将人物从时代中抠画而出,于是一些多余人、边缘人层出不穷。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曾发出这样的诘问:“为何旧时代的文学家们能够建立起那种类似天主教教堂一样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而如今的作家只能有一些分散的、碎片化的作品问世?”——这也是对我们中国作家的当头棒喝。那么,我们能否承继史传传统,走出文学创作的困境呢?

史传传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从《左传》《史记》到唐传奇、宋话本,历史上大量纪传体著作滋养并形成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谱系。这个根基性的文学传统或可从“史观”与“传记”两个层面去观照,其中“史观”是指史传精神,“传记”是指叙事传统。基于此,我对当下文学创作承继史传传统有四点困惑:

一是宏观叙事与日常叙事。从“史观”建构来看,传统史传著作都努力在历史的语境中,建构一种历史观,以“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或以史存道。而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穿越玄幻等类型小说,往往有着对历史庸俗化的理解、对英雄史观的解构、对历史意义的戏谑,从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同时,当下时代不再具有戏剧性的结构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是“日常”的,这种“日常”往往意味着微小的、琐碎的,甚至无意义的。那么,当下文学要承继史传传统,该如何处理好生活碎片化与历史总体感,在价值取向上建构起正确的历史观?有没有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小叙事”的必要和可能?

二是实录精神与虚构表达。史传传统注重“实录”精神,表现为中国人重史尚实的传统、“史贵于文”的观念。传统史传文学具有补正史之阙,“记正史之未备”的功用,因而也就应该遵循“实录”创作原则。虽然它在“去史化”的发展进程中渐渐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但仍以写实为本,想象与虚构是颇为拘谨的,即便有实有虚,也采取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事策略。那么,史传“实录”是否是作者基于自身对历史的解读,有着“不可靠叙事”的可能?虚构性是不是小说的本质?当下文学创作在承继史传传统时,该如何处理好写实与虚构的关

系?“非虚构”的热潮是否就是对其合理的回应?

三是英雄史诗与底层写作。从史传传统的“立传”来看,《史记》之“世家”、“列传”皆记帝王诸侯政绩、勋勋贵大臣兴亡,叙刺客壮士事迹,“传主”都是一些左右王朝的重要人物或民间英雄。唐传奇虽然摆脱了史传独立出来,但继承了六朝志怪传统,多传述奇人异事。而时至现当代,鲁迅的《阿Q正传》则为地位卑微的无名小人物立传,在表现内容上对旧史传进行了反拨。那么,当下的文学创作应该为谁立传?如何为小人物、普通人立传?

四是当代写作与传统叙事。从史传传统的“叙事”来看,这种“叙事”包括体裁、故事、人物、情节、结构、叙述视角等元素,如传统史传作品往往以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构成作品的中心,强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进行叙述等等,具有中国式的审美经验。有人认为,当代小说与“西方”颇有渊源,而与中国本土的叙事传统长期处于断裂状态。那么,当下的文学创作该如何在现代语境下,接续史传传统的叙事资源?

面对以上困惑,我的点滴思考是:当下文学承继史传传统的关键是,处理好个人化与大时代的关系。密苏里大学心理学家劳拉·金认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应该与历史意义有关。这就是说,当下作家应追求“史诗性”,即便从个人经验出发,书写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也应用历史的眼光去实现历史“连贯性”的总体意义。所谓“文学的真实”,就是在生活逻辑和文学伦理之间,在文学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达成内在的对应关系,并非流于表象的“非虚构”。以人文关怀、平民情怀,摒弃英雄史观,还原百姓生活,为小人物立传,会让文学更为幽深广阔。而对史传叙事手法的扬弃、择取、借鉴,会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更具中国气韵。

本期话题:

史传传统与当下文学创作

重新建构文学的整体性

□爱玲



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

“成一家之言”。我们研读《史记》,必然要研究作品背后的作者,司马迁曾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这就是司马迁的处世之道,也暗含了他人性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许正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称颂“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纵观当下现实主义的小说批判,我感到仍有大量直接从社会层面和世俗道德层面去把握作品的批判标准,甚至创作标准,缺少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性批判精神。

从《史记》当中的人物传来看,司马迁进行了选择性写入,他的著史思想不仅仅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载入了他个人所坚守的那个“道”,具备了丰富的文学性。司马迁崇尚屈原和孔子,孔子一生就是一个殉道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史记》当中的人物写入,也暗含了司马迁个人的人格内涵以及司马迁精神。

甚至我觉得殉道精神是中国精神中的一面。一个作家具备这种殉道精神,现实主义小说具备了更为宽广的格局,先锋性小说也增强了探索无限可能性的积极意义。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正体现了《史记》的集大成精神。从本质上思考,《史记》的集大成精神也正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的宇宙观。这对于当下的小说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一个小说家要博学,要捕捉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存在,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意识和独立判断。当下时代需要的正是学者型的作家。从我们的学科过度细化开始,我们的知识架构越来越窄化,思想难以形成谱系,当下创作的集大成精神开始匮乏与式微。所以,我们从庞杂的世界中找到背后“整体性”的支撑,培养把握当下与历史的能力,迫在眉睫。

网络小说对史传传统的继承

□张兵

中华民族是极为重史的民族,传统各门学问中,史学极为发达。经史子集不仅是分类顺序,也含有价值评判。以人为中心、以史为鉴、借古鉴今等史学意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作品。特别是《史记》独树一帜的纪传体文学从题材选取、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对我国传统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

网络小说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受新载体影响,网络小说具有比传统小说更长的篇幅、且以连载状态展现给读者等新特点,但是这些新特点只是外形上的变化,从本质上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范畴。我从创作手法和价值取向两个方面谈一谈史传传统对网络小说的影响。

古代小说家们受史传传统求全完整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实录原则,讲究小说的完整性,小说有开始和结局,是一个典型的闭合结构。人物有年龄、相貌、服饰等从头到尾的描写,多数人物都有一个来历和有一个必然的命运结局,甚至从生写到死。

网络小说有非常明显的市场取向,为了生存,必须要写出好看的故事,就算披着神魔鬼怪的外衣,仍然遵循了传统小说的经典结构:主人公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或是理想或是要达到某种目的,经过一个线性的连续时间,在一个连贯而具有因果关系的虚构现实中,与主要是来自外界的对抗力量进行抗争,具有强烈的外在冲突,情节曲折,但是最终要有一个不可逆转的闭合式结构。

网络小说在创作手法上从传统小说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基本遵循了具有浓厚史传传统的传统小说经典结构,很少有突破这个经典结构而取得广泛喜爱和认同的网络小说。西方小说中的横断面式描写、意识流手法等,基本不会出现在网络小说中。

受史传传统影响,传统小说都或明或暗以道德说教面目出现,发扬《春秋》之义,有着劝善惩恶的作用。

在网络小说创作过程中,赢得读者的心是第一位的。为了赢得读者好感,网络小说作者们不太在意国外文学标准和价值取向,对文学潮流和发展也不敏感,他们更在意读者,会自觉遵循我们民族的审美需求以及我们民族的价值判断,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是网络小说中的绝对的经典主题,是具有浓厚史传传统的中国式小说的最重要主题。

这就引申出另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喜爱读网络小说?主要原因是网络小说延续了传统小说写法,暗含了我们民族的审美需求以及我们民族的价值判断。这才是网络小说获得大量读者的真正原因,而非其他。

网络小说的作者大部分最初都不是专业作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绝大部分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的训练。正因为此,他们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相对较小,他们脑子里没有过多的理论框框,更多是一种直觉、本能式的写作。在传统小说长时间潜移默化下,具有史传传统的传统小说魂魄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网络作家们直觉、本能式写作最容易采用的就是适应本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小说的写法。容易引起大众读者的共鸣,被大家接受和喜爱。当然,网络作家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文学影响,但是他们更多是在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技术上受其影响,最重要的魂魄仍然是传统的。

网络小说在无意中承接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衣钵,有着深厚的史传传统,符合人民群众的傳統阅读习惯,读者群庞大,具有极强生命力。与传统小说一样,网络小说精华和糟粕并存,而在网络时代,精华和糟粕更容易被放大,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网络小说如何更好地吸收史传传统的营养,从自发走向自觉,既面向当下,又能健康地走向未来,走进文学史,这是摆在网络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史传传统下的当下思考

□潘绍东

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和《一句顶一万句》,则是对史传传统的戏谑与再造——虽然承袭的是史传衣钵,但走的却似乎不是康庄大道,虽然戏谑但绝非戏说,语言琐碎却充满意味,人物不断出场,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这样一来作品也就能写开,所谓“讲述了人生的‘出走’和‘回归’的大主题,由此试图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间的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小说也因此有了一种雅俗同欢、亦正亦邪的特殊腔调和味道。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路数,这是好小说的味道。

当下,倡导、追求的“写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部分作家的写作源自这一传统。但在面对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分合、道统与人道的裂变等等一系列问题时,每一个写作者应该停下笔来思考、辨析和警惕:一方面,要防止因为商业时代、消费时代和全球化的冲击,写作变得浮浅、庸俗和功利化,过于迷恋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缺乏广阔的视野和对时代、社会的总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史传文学一本正经要宏大,要传道,往往容易遮蔽生命个体的复杂流变,有时也会催生将人往历史的大道上生拉硬拽的写作,产生一批虽然正确但缺筋骨、少血肉、无性情的“伪史诗”作品。此外,作为文学主阵地,也要对各类写作和各类写作者抱以足够的宽容和大度,容许一些多样化写作,让千姿百态的个人写作来丰富历史之河。

中国作家大都有史诗情结,“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学观念,“艺术性、历史性、思想性高度统一”的经典标准,文道一统、家国情怀、历史主义的叙述偏好,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要求,也是许多作家下意识的自主选择。《史记》开创了将历史文学化的先河,反过来,后来的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也习惯将文学往历史方向靠拢和汇流。个人认为,当代文学中,张炜的《古船》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史传传统的新标本。《当代》当年“编者的话”中就写道:“新时期的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况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我们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诗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贵的努力,能够获得读者和文坛的欢迎和留意。”《白鹿原》则被认为是“一部描写陕西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可以看作是史传传统的某种变体,三部小说表现三个不同年代,小说人物也并不关联,但涉及到一个共同的地名“花家舍”,精神上更是一脉相承,所谓“深入思考并描写100年来中国社会、